

古典名著普及文库

儒林外史

〔清〕吴敬梓／著

人生南北多歧路

将相神仙

也要凡人做

百代兴亡朝复暮

江风吹倒前朝树

功名富贵无凭据

费尽心情

总把流光误

浊酒三杯沉醉去

水流花谢知何处





儒林外史

〔清〕吴敬梓／著

霍松林／前言

刘庆云／标点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林外史/(清)吴敬梓著. —长沙:岳麓书社,2001
ISBN 7-80665-150-0

I. 儒... II. 吴...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8865 号

标 点 刘庆云
责任编辑 王德亚
封面设计 黄 朝

儒 林 外 史

[清]吴敬梓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国防科技大学印刷厂印刷

2001 年 9 月第 2 版 2005 年 8 月第 20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5

字数:370 千字 印数:528,901—538,900

ISBN7-80665-150-0

I·543 定价:14.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长沙市德雅路 56 号 邮编:410073

本社邮购电话:0731-8885616 邮编:410006

前 言

《汉书》以来许多官修的史书中大都有《儒林传》，那是写“儒林”（知识分子群）的“正史”。吴敬梓用小说形式描写“儒林”，所以取名“外史”。

《儒林外史》以写“儒林”为中心，旁及当时的官僚政治和社会风尚。抨击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从而揭示封建末世精神道德和文化教育方面的严重危机，乃是全书的主要内容。

在吴敬梓生活的清朝，统治者严酷地统治文化思想，文人一触忌讳，就大祸临头，许多惨绝人寰的文字狱就是例子。因此，作者不得不费尽苦心，让小说中的人物生活在明代社会。而这又显得十分自然，因为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本来是明代初年开始的。

“八股文”必须以“四书”、“五经”中的词句命题，所以又叫“四书文”、“经义文”，而“制义”、“制艺”、“时文”等等，则是它的别称。其特点是：一、“代古人语气为之”，即所谓“代圣贤立言”；二、有固定的程式。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完全是统治者桎梏知识分子思想的工具。然而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总要在政治上谋出路，而要找出路，就不得不“由科举而进”。结果是人云亦云，成为没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应声虫。更何况应试时又有一套严密的挫折锐气、消磨廉耻的“场规”。这方面，明末散文家艾南英在《应试文自序》中描写得很详细：“面目不可以语妻孥”，但仍循规蹈矩，“噤不敢发声”。如此侥幸中选，作了官，当然俯首帖耳，甘作统治者的爪牙。

《儒林外史》通过许多人物故事，生动地表现了八股取士对一般知识分子的支配力和诱惑力。例如周进，考到六十岁还连一个秀才也捞不到。不仅在物质生活上受困苦，而且在精神生活上也受屈辱，周围的人都嘲笑他、欺压他，以致连一年十二两银子的馆也坐不牢，不得不跟着做生意的姐夫到省城去混饭吃。就是在这时候，他仍不曾绝望于科举，一看见几十年梦想着的贡院，就要进去看看。结果在里面触景生情，哭得个死去活来，直到众客人答应帮他凑钱捐监进场，参加考试，这才“爬到地下，磕了几个头……不再

哭了”。又如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考了二十多次才中了举人，而当这个不相信会实现的梦想竟然实现的时候，惊喜交集，以致发了疯。

科举制度给人带来的功名富贵是很现实的。周进发达之后，原先侮辱他的梅玖恬不知耻地在别人面前冒充他的学生，把他先前写的对联也小心地揭下，像宝贝一样藏起来。汶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曾经轻视他、辞掉他的馆的薛家集的人也敛了分子，买礼物来贺喜，后来竟供起他的长生禄位牌。范进中了举人之后，不说旁人，就是几天前还臭骂他的胡屠户，马上就换了一副嘴脸。乡绅张静斋也马上来贺喜，恭维了一通之后，又送银子，又送房子。

作者在揭露科举制度反动性的同时，也揭露了它的腐朽性。用八股文取士，本来是一种愚民政策。但统治者还嫌不够，竟然公开反对做学问，只许作八股文。周进做学道，有一个童生要求面试诗词歌赋，他变了脸教训道：“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于是命令“如狼似虎的公人，把那童生叉着脖子，一路跟头叉到大门外面”。这样，准备应试的人就只知道、而且只能作八股文了。

虽然统治者制订了所谓场规，但那种考试实际上弊窦百出。八股文作得好也不一定能考取，考取的不一定善作八股文。先前，周进连秀才都屡考不中，但捐监之后，却立刻考取举人、进士，扶摇直上。他做了学道，不等试卷交齐，就可以先取范进为第一名、魏好古为第二十名。更有甚者，巡抚衙门的潘三可以设法用匡超人作替身，替金跃考秀才。这样的考试制度，如何能拔取真才？所以已经做了学道的范进，为了报答老师的恩情，要照应考生荀玫。而当幕客开他的玩笑时，他竟连大文豪苏轼都不知道，还愁着眉说：“苏轼既然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这荀玫是老师要提拔的人，查不着不好意思的。”

作品所反映的这种情况是可以找到印证的。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六中曾指出明朝的秀才举人之流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书偏旁。清朝的情况更坏。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八中记载一位“老科甲”不知《史记》为何书、司马迁为何人；卷五中记载一位“太学生”不知《昭明文选》。

这种腐朽的科举制度不仅把一般知识分子培养成庸妄无知而不自知的人，更把他们培养成堕落无耻而不自觉的人。范进本来很老实，中举后死了母亲，就听了张乡绅的话，换掉孝服，到汤知县那里去打秋风，现出种种丑态。荀玫中进士后做了工部员外郎，怕“丁忧”误了做官，就打算匿丧不报；

身为人伦师表的周司业、范通政也居然赞成，自愿设法替他“夺情”。口里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的严贡生，竟讹诈船家，关王大的猪，霸占弟弟的家产。所有这些科举中人为了功名富贵，什么丑事都做得出来；不仅不以为耻，反而认为应该如此。偶然有真正讲品德、做学问的人，就会受到冷嘲热讽，被看做书呆子。高翰林嘲讽杜少卿的父亲道：“逐日讲那‘敦孝弟，劝农桑’的呆话，这些话，都是教养题目里的词藻，他竟拿着当了真！”这真是说穿了科举中人的秘密：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类，都不过是八股文中的词藻，用以骗取功名富贵而已。如果“竟拿着当了真”，那么，如马二先生所说：“那个给你官做？”就这样，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功名富贵观念，通过科举中人，逐渐腐蚀了整个社会的风习。从第二回的薛家集到第四十七回的五河县，几乎每一个地区都成了利欲薰心的世界。

作者抨击科举制度，是从它给社会、给人民带来严重灾害这一点出发的。范进考得了秀才，胡屠户就教训他说：“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你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所以，这些话我不得不教导你。”本来淳厚的匡超人，考得秀才，补了廪，就告诉他哥哥道：“就是那年我做了家去与娘的那件补服，若本家亲戚们家请酒，就叫娘也穿起来，显得与众不同。哥将来在家，也要叫人称呼老爷。凡事立起体统来，不可自己倒了架子。”做了秀才就要摆架子，中了举人、进士，当了乡绅或做了大官，那就更要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张静斋、刘知府、汤知县、王太守……一个个草菅人命，中饱私囊。

《儒林外史》大约写了一百多年的事，塑造了二百多个人物。写得比较成功的，是那些具有否定性格特征的“儒林”人物。这大致可分两类：如严贡生、张静斋、王德、王仁等等，乃是“儒林”丑类，作者给予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鞭挞；如周进、范进、王玉辉、马二先生等等，则既有可鄙的一面，也有可悲的一面，作者在讽刺其喜剧性言行的同时，也揭示其悲剧性的社会本质，使读者才发出会心的笑声，但又感觉到无限的辛酸。至于和这些人物相关联的其他人物，如万雪斋、宋为富和五河县的方家、彭家等与官府、乡绅相结合的盐商、地主；如潘三、夏总甲等倚仗官府、毒害百姓的衙役、里胥；如杨执中、牛玉圃、景兰江、浦墨卿、支剑峰、牛浦郎、辛东之、金寓刘等因走不通科举这一条“荣身之路”而奔走于官吏、乡绅和盐商之间的假冒名士，作者所给予的讽刺，也是彻骨地深刻的。

和所有这些否定性的人物相对照,作者也塑造了许多正面人物。这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个别的好官,如乐清知县李瑛、安东知县向鼎,作者以热情的笔触描写他们求贤爱士、笃于交谊的品质。一类是鄙视功名富贵、讲究文行出处的高人,如王冕、虞育德、庄绍光、杜少卿、迟衡山、武正字等,作者以钦敬的心情歌颂他们的坚贞志节和不凡抱负。另一类是无数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小民,如鲍文卿、沈琼枝、倪老爹、卜老爹、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等等,作者以无限同情赞扬他们的笃厚人情和高尚品质。

作为全书序幕的第一回,着重描写了一位“嵌崎磊落”的“名流”王冕。作者郑重说明这一回的写作意图是“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其意义是非常深刻的。王冕是历史人物,活动于元末明初,《明史》里有他的传。但吴敬梓笔下的王冕,虽有历史人物的影子,却又以王溯山、王宓草等为模特儿而加以艺术创造,他出身贫苦,自学成才,以善画花卉引起了达官显宦的注意,要他作画。而他却对那些“酷虐小民”的家伙恨之入骨,不愿同流合污,因而毅然拒绝,逃亡在外。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后,他从“邸抄”上看到“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便对秦老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并预言“一代文人有厄!”因此,当听到朝廷要征聘他时,便连夜逃往会稽山中,至死不肯出山。

随着序幕的拉开,各类人物纷纷登场。王冕便自然而然地成了读者用以衡量各类人物的标尺。他所说的“一代文人有厄”,也就成了引导读者窥测儒林人物深层意蕴的指针。从这个高度上看,那些因醉心于功名利禄而被愚弄得神魂颠倒、道德堕落的人,固然是科举制度的受害者;而那些“才德兼备”、胸怀“兼济”之志的人,由于鄙视科举而别无出路,一筹莫展,也不能不说是受害者。

《儒林外史》通过各类“儒林”人物的被愚弄、被腐蚀、被消磨,深刻地揭示了封建末世文化教育和精神道德的严重危机。至于如何才能消除这种危机,作者当然还开不出有效的药方。因此他在为“儒林”写完“外史”之后,又把深情的笔触移向“儒林”之外,第五十五回一开头便叹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花坛酒社,都没有那些才俊之人;礼乐文章,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论出处,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足的就是萧索。凭你有李、杜的文章,颜、曾的品行,却是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可以看出,作者已从遭“厄”的整个“儒林”

中看不见任何希望，因而“述往思来”，寄希望于“儒林”之外的“奇人”。然而，他写的那四位“市井奇人”，品德固然很高尚，但对于改变世道人心，又能起多大作用？作者写那位“做裁缝”的“奇人”荆元为他的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徵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也难免“凄然泪下”。封建正统文人向来是轻视小说的，程晋芳惋惜吴敬梓“竟以稗说传”，就含有轻视小说的意思。吴敬梓甘受正统文人的轻视，用长篇小说这种艺术样式活灵活现地反映了“一代文人”受“厄”的历史，旁及封建末世的种种痼疾与危机，至今仍能引起我们深沉的历史反思，这是难能可贵的。

《儒林外史》自十八世纪中叶问世以来即赢得人们的喜爱和赞扬。蒋瑞藻《小说考证拾遗》引《一叶轩漫笔》云：“《儒林外史》一书，寓怒骂于嬉笑，雕镂物情，如禹鼎温犀，莫匿毫发。”浴血生《小说丛话》云：“读《儒林外史》者，盖无不叹其用笔之妙，如神禹铸鼎，魑魅魍魉，莫遁其形。”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所论更是全面而中肯，他认为只有《儒林外史》出现之后，“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建国以来，吴敬梓和他的《儒林外史》更受到空前重视，先后举行过多次全国性的纪念大会和学术讨论会，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在国外，《儒林外史》已有英、法、德、俄、越、日等多种文字的译本，成了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世界各大百科全书对《儒林外史》及其作者都有介绍和评论。

岳麓书社把《儒林外史》列入《古典名著普及文库》，请专家以卧闲草堂刻本为底本，经精心校点后出版发行，这是很有眼光的。在既需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文化传统，也需要对几千年的历史文化进行反思的今天，精选文史哲各方面的古典名著向群众普及，是非常必要的。包括《儒林外史》在内的《古典名著普及文库》的出版，必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霍 松 林

一九八八年四月写于见山楼

目 录

第 一 回	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	(1)
第 二 回	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	(8)
第 三 回	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	(14)
第 四 回	荐亡斋和尚吃官司	打秋风乡绅遭横事·····	(22)
第 五 回	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	(28)
第 六 回	乡绅发病闹船家	寡妇含冤控大伯·····	(34)
第 七 回	范学道视学报师恩	王员外立朝敦友谊·····	(41)
第 八 回	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娄公子故里遇贫交·····	(47)
第 九 回	娄公子捐金赎朋友	刘守备冒姓打船家·····	(53)
第 十 回	鲁翰林怜才择婿	蘧公孙富室招亲·····	(59)
第 十 一 回	鲁小姐制义难新郎	杨司训相府荐贤士·····	(65)
第 十 二 回	名士大宴莺脰湖	侠客虚设人头会·····	(71)
第 十 三 回	蘧駪夫求贤问业	马纯上仗义疏财·····	(76)
第 十 四 回	蘧公孙书坊送良友	马秀才山洞遇神仙·····	(83)
第 十 五 回	葬神仙马秀才送丧	思父母匡童生尽孝·····	(89)
第 十 六 回	大柳庄孝子事亲	乐清县贤宰爱士·····	(95)
第 十 七 回	匡秀才重游旧地	赵医生高踞诗坛·····	(101)
第 十 八 回	约诗会名士携匡二	访朋友书店会潘三·····	(107)
第 十 九 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业横遭祸事·····	(112)
第 二 十 回	匡超人高兴长安道	牛布衣客死芜湖关·····	(118)
第 二 十 一 回	冒姓字小子求名	念亲戚老夫卧病·····	(124)
第 二 十 二 回	认祖孙玉圃联宗	爱交游雪斋留客·····	(129)
第 二 十 三 回	发阴私诗人被打	叹老景寡妇寻夫·····	(136)
第 二 十 四 回	牛浦郎牵连多讼事	鲍文卿整理旧生涯·····	(142)
第 二 十 五 回	鲍文卿南京遇旧	倪廷玺安庆招亲·····	(148)
第 二 十 六 回	向观察升官哭友	鲍廷玺丧父娶妻·····	(154)

- 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珠兄弟相逢 (159)
- 第二十八回 季苇萧扬州入赘 萧金铉白下选书 (165)
- 第二十九回 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纳姬 (171)
- 第三十回 爱少俊访友神乐观 迟风流高会莫愁湖 (176)
- 第三十一回 天长县同访豪杰 赐书楼大醉高朋 (182)
- 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举 娄焕文临去遗言 (189)
- 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妇游山 迟衡山朋友议礼 (195)
- 第三十四回 议礼乐名流访友 备弓旌天子招贤 (201)
- 第三十五回 圣天子求贤问道 庄征君辞爵还家 (207)
- 第三十六回 常熟县真儒降生 秦伯祠名士主祭 (212)
- 第三十七回 祭先圣南京修礼 送孝子西蜀寻亲 (218)
- 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狭路逢仇 (224)
- 第三十九回 萧云仙救难明月岭 平少保奏凯青枫城 (230)
- 第四十回 萧云仙广武山赏雪 沈琼枝利涉桥卖文 (235)
- 第四十一回 庄濯江话旧秦淮河 沈琼枝押解江都县 (241)
- 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说科场 家人苗疆报信息 (248)
- 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将军血战 歌舞地酋长劫营 (253)
- 第四十四回 汤总镇成功归故乡 余明经把酒问葬事 (259)
- 第四十五回 敦友谊代兄受过 讲堪舆回家葬亲 (264)
- 第四十六回 三山门贤人饯别 五河县势利薰心 (270)
- 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阁 方盐商大闹节孝祠 (276)
- 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妇殉夫 泰伯祠遗贤感旧 (282)
- 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谈龙虎榜 中书冒占凤凰池 (287)
- 第五十回 假官员当街出丑 真义气代友求名 (292)
- 第五十一回 少妇骗人折风月 壮士高兴试官刑 (292)
- 第五十二回 比武艺公子伤身 毁厅堂英雄讨债 (301)
- 第五十三回 国公府雪夜留宾 来宾楼灯花惊梦 (307)
- 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楼算命 呆名士妓馆献诗 (313)
- 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述往思来 弹一曲高山流水 (320)
- 第五十六回 神宗帝下诏旌贤 刘尚书奉旨承祭 (325)

第一回 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

“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这一首词也是个老生常谈，不过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

虽然如此说，元朝末年也曾出了一个嶙峋磊落的人。

这人姓王名冕，在诸暨县乡村里住。七岁上死了父亲，他母亲做些针指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看看三个年头，王冕已是十岁了。母亲唤他到面前来说道：“儿阿，不是我有心想耽误你。只因你父亲亡后，我一个寡妇人家，只有出去的，没有进来的，年岁不好，柴米又贵，这几件旧衣服和些旧家伙，当了当了，卖的卖了。只靠着我替人家做些针指生活寻来的钱，如何供得你读书？如今没奈何，把你雇在间壁人家放牛，每月可以得他几钱银子，你又有现成饭吃，只在明日就要去了。”王冕道：“娘说的是。我在学堂里坐着，心里也闷，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读书，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当夜商议定了。第二日母亲同他到间壁秦老家。秦老留着他母子两个吃了早饭，牵出一条水牛来交与王冕，指着门外道：“就在我这大门过去两箭之地便是七泖湖，湖边一带绿草，各家的牛都在那里打睡。又有几十棵合抱的垂杨树，十分阴凉。牛要渴了就在湖边上饮水。小哥，你只在这一带顽耍，不必远去。我老汉每日两餐小菜饭是不少的，每日早上还折两个钱与你买点心吃。只是百事勤谨些，休嫌怠慢。”他母亲谢了扰要回家去，王冕送出门来。母亲替他理理衣服，口里说道：“你在此须要小心，休惹人说不是。早出晚归，免我悬望。”王冕应诺，母亲含着两眼泪去了。

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每到黄昏，回家跟着母亲歇宿。或遇秦家煮些腌鱼腊肉给他吃，他便拿块荷叶包了来家递与母亲。每日点心钱，他也不买了吃，聚到一两个月，便偷个空走到村学堂里，见那闯学堂的书客，就买几本旧书。日逐把牛拴了，坐在柳阴树下看。

弹指又过了三四年。王冕看书，心下也着实明白了。那日正是黄梅时

候，天气烦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绿草地上坐着。须臾，浓云密布。一阵大雨过了，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上山，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王冕看了一回，心里想道：“古人说‘人在画图中’，其实不错，可惜我这里没有一个画工，把这荷花画他几枝，也觉有趣。”又心里想道：“天下那有个学不会的事，我何不自画他几枝？”

正思想间，只见远远的一个夯汉挑了一担食盒来。手里提着一瓶酒，食盒上挂着一块毡条，来到柳树下，将毡铺了，食盒打开。那边走过三个人来，头带方巾，一个穿宝蓝夹纱直裰，两人穿元色直裰，都有四五十岁光景，手摇白纸扇缓步而来。那穿宝蓝直裰的是个胖子，来到树下，尊那穿元色的一个胡子坐在上面，那一个瘦子坐在对席。他想是主人了，坐在下面把酒来斟。吃了一回，那胖子开口道：“危老先生回来了，新买了住宅，比京里钟楼街的房子还大些，值得二千两银子。因老先生要买，房主人让了几十两银卖了，图个名望体面。前月初十搬家，太尊、县父母都亲自到门来贺，留着吃酒到二三更天。街上的人那一个不敬！”那瘦子道：“县尊是壬午举人，乃危老先生门生，这是该来贺的。”那胖子道：“敝亲家也是危老先生门生，而今在河南做知县。前日小婿来家，带二斤干鹿肉来见惠，这一盘就是了。这一回小婿再去，托敝亲家写一封字来，去晋谒晋谒危老先生。他若肯下乡回拜，也免得这些乡户人家放了驴和猪在你我田里吃粮食。”那瘦子道：“危老先生要算一个学者了。”那胡子说道：“听见前日出京时，皇上亲自送出城外，携着手走了十几步；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辞了，方才上轿回去。看这光景，莫不是就要做官？”三人你一句，我一句，说个不了。王冕见天色晚了，牵了牛回去。

自此，积聚的钱不买书了，托人向城里买些胭脂铅粉之类，学画荷花。初时，画得不好。画到三个月之后，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只多着一张纸，就像是湖里长的，又像才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乡间人见画得好，也有拿钱来买的。王冕得了钱，买些好东好西孝敬母亲。一传两，两传三，诸暨一县都晓得是一个画没骨花卉的名笔，争着来买。

到了十七八岁，不在秦家了，每日画几笔画，读古人的诗文，渐渐不愁衣食，母亲心里欢喜。这王冕天性聪明，年纪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但他性情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户读书。又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

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的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

只有隔壁秦老，虽然务农，却是个有意思的人，因自小看见他长大，如此不俗，所以敬他爱他，时时和他亲热，邀在草堂里坐着说话儿。一日正和秦老坐着，只见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头带瓦楞帽，身穿青布衣服。秦老迎接，叙礼坐下。这个姓翟，是诸暨县一个头役，又是买办。因秦老的儿子秦大汉拜在他名下，叫他干爷，所以时常下乡来看亲家。秦老慌忙叫儿子烹茶、杀鸡、煮肉款留他，就要王冕相陪。彼此道过姓名，那翟买办道：“这位王相公可就是会画没骨花的么？”秦老道：“便是了。亲家你怎得知道？”翟买办道：“县里人那个不晓得！因前日本县老爷吩咐要画二十四幅花卉册页送上司，此事交在我身上。我闻有王相公的大名，故此一径来寻亲家。今日有缘遇着王相公，是必费心大笔画一画，在下半个月后下乡来取，老爷少不得还有几两润笔的银子，一并送来。”秦老在旁，着实撺掇。王冕屈不过秦老的情，只得应诺了。回家用心用意画了二十四幅花卉，都题了诗在上面。翟头役禀过了本官，那知县时仁发出二十四两银子来。翟买办扣克了十二两，只拿十二两银子送与王冕，将册页取去。

时知县又办了几样礼物送与危素，作候问之礼。危素受了礼物，只把这本册页看了又看，爱玩不忍释手。次日备了一席酒，请时知县来家致谢。当下寒暄已毕，酒过数巡，危素道：“前日承老父台所惠册页花卉，还是古人的呢？还是现在人画的？”时知县不敢隐瞒，便道：“这就是门生治下一个乡下农民，叫做王冕，年纪也不甚大。想是才学画几笔，难入老师的法眼。”危素叹道：“我学生出门久了，故乡有如此贤士，竟坐不知，可为惭愧。此兄不但才高，胸中见识，大是不同，将来名位不在你我之下。不知老父台可以约他来此相会一会么？”时知县道：“这个何难？门生出去即遣人相约。他听见老师相爱，自然喜出望外了。”说罢辞了危素，回到衙门，差翟买办持个侍生帖子去约王冕。

翟买办飞奔下乡到秦老家，邀王冕过来，一五一十向他说了。王冕笑道：“却是起动头翁，上复县主老爷，说王冕乃一介农夫，不敢求见，这尊帖也不敢领。”翟买办变了脸道：“老爷将帖请人，谁敢不去！况这件事原是我照顾你的，不然，老爷如何得知你会画花？论理，见过老爷，还该重重的谢我一谢才是。如何走到这里，茶也不见你一杯，却是推三阻四不肯去见，是何道

理？叫我如何去回复得老爷！难道老爷一县之主叫不动一个百姓么？”王冕道：“头翁你有所不知。假如我为了事，老爷拿票子传我，我怎敢不去！如今将帖来请，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我不愿去，老爷也可以相谅。”翟买办道：“你这都说的是甚么话？票子传着倒要去，帖子请着倒不去，这不是不识抬举了！”秦老劝道：“王相公也罢，老爷拿帖子请你，自然是好意。你同亲家去走一回罢！自古道，‘灭门的知县’，你和他拗些甚么？”王冕道：“秦老爹，头翁不知，你是听见我说过的。不见那段干木、泄柳的故事么？我是不愿去的。”翟买办道：“你这是难题目与我做！叫拿甚么话去回老爷？”秦老道：“这个果然也是两难。若要去时，王相公又不肯；若不去，亲家又难回话。我如今倒有一法：亲家回县里，不要说王相公不肯，只说他抱病在家，不能就来，一两日间好了就到。”翟买办道：“害病，就要取四邻的甘结！”彼此争论了一番。秦老整治晚饭与他吃了，又暗叫了王冕出去问母亲秤了三钱二分银子，送与翟买办做差钱。方才应诺去了，回复知县。

知县心里想道：“这小厮那里害甚么病！想是翟家这奴才走下乡，狐假虎威，着实吓了他一场。他从来不曾见过官府的人，害怕不敢来了。老师既把这个人托我，我若不把他就叫了来见老师，也惹得老师笑我做事疲软，我不如竟自己下乡去拜他。他看见赏他脸面，断不是难为他的意思，自然大着胆见我。我就便带了他来见老师，却不是办事勤敏？”又想到：“一个堂堂县令屈尊去拜一个乡民，惹得衙役们笑话。”又想到：“老师前日口气甚是敬他。老师敬他十分，我就该敬他一百分。况且屈尊敬贤，将来志书上，少不得称赞一篇，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有甚么做不得？”当下定了主意。次早传齐轿夫，也不用全副执事，只带八个红黑帽夜役军牢，翟买办扶着轿子，一直下乡来。

乡里人听见锣响，一个个扶老携幼挨挤了看。轿子来到王冕门首，只见七八间草屋，一扇白板门紧紧关着。翟买办抢上几步忙去敲门。敲了一会，里面一个婆婆拄着拐杖出来说道：“不在家了，从清早晨牵牛出去饮水，尚未回来。”翟买办道：“老爷亲自在这里传你家儿子说话，怎的慢条斯理？快快说在那里，我好去传！”那婆婆道：“其实不在家了，不知在那里。”说毕，关着门进去了。

说话之间，知县轿子已到。翟买办跪在轿前禀道：“小的传王冕，不在家里。请老爷龙驾到公馆里略坐一坐，小的再去传。”扶着轿子过王冕屋后来。屋后横七竖八几棱窄田埂，远远的一面大塘，塘边都栽满了榆树、桑树。塘

边那一望无际的几顷田地；又有一座山，虽不甚大，却青葱，树木堆满山上。约有一里多路，彼此叫呼还听得见。知县正走着，远远的有个牧童倒骑水牯牛从山嘴边转了过来。翟买办赶将上去，问道：“秦小二汉，你看见你隔壁的王老大牵了牛在那里饮水哩？”小二道：“王大叔么？他在二十里路外王家集亲家家吃酒去了。这牛就是他的，央及我替他赶了来家。”翟买办如此这般禀了知县。知县变着脸道：“既然如此，不必进公馆了！即回衙门去罢！”时知县此时心中十分恼怒，本要立即差人拿了王冕来责惩一番，又想恐怕危老师说他暴躁，且忍口气回去，慢慢向老师说明此人中不抬举，再处置他也不迟。知县去了。

王冕并不曾远行，即时走了来家。秦老过来抱怨他道：“你方才也太执意了！他是一县之主，你怎的这样怠慢他？”王冕道：“老爹请坐，我告诉你：时知县倚着危素的势要在这里酷虐小民，无所不为。这样的人，我为甚么要相与他？但他这一番回去，必定向危素说。危素老羞变怒，恐要和我计较起来。我如今辞别老爹，收拾行李到别处去躲避几时。只是母亲在家放心不下。”母亲道：“我儿，你历年卖诗卖画，我也积聚下三五十两银子，柴米不愁没有。我虽年老，又无疾病，你自放心出去躲避些时不妨。你又不曾犯罪，难道官府来拿你的母亲去不成！”秦老道：“这也说得有理。况你埋没在这乡村镇上，虽有才学，谁人是识得你的？此番到大邦去处，或者走出些遇合来也不可。你尊堂家下大小事故，一切都在我老汉身上，替你扶持便了。”王冕拜谢了秦老。秦老又走回家去，取了些酒肴来替王冕送行，吃了半夜酒回去。次日五更，王冕起来收拾行李。吃了早饭，恰好秦老也到。王冕拜辞了母亲，又拜了秦老两拜。母子洒泪分手。王冕穿上麻鞋，背上行李。秦老手提一个小白灯笼，直送出村口洒泪而别。秦老手拿灯笼，站着看着他走，走的望不着了，方才回去。

王冕一路风餐露宿，九十里大站，七十里小站，一径来到山东济南府地方。这山东虽是近北省分，这会城却也人物富庶，房舍稠密。王冕到了此处，盘费用尽了，只得租个小庵门面屋卖卜测字，也画两张没骨的花卉贴在那里，卖与过往的人。每日问卜卖画，倒也挤个不开。

弹指间，过了半年光景。济南府里有几个俗财主也爱王冕的画，时常要买，又自己不来，遣几个粗夯小厮，动不动大呼小叫，闹的王冕不得安稳。王冕心不耐烦，就画了一条大牛贴在那里，又题几句诗在上含着讥刺，也怕从此有口舌，正思量搬移一个地方。那日清早才坐在那里，只见许多男女，啼

啼哭哭，在街上过。也有挑着锅的，也有箩担内挑着孩子的，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裳褴褛，过去一阵，又是一阵，把街上都塞满了；也有坐在地上就化钱的。问其所以，都是黄河沿上的州县被河水决了，田庐房舍尽行漂没。这是些逃荒的百姓，官府又不管，只得四散觅食。王冕见此光景过意不去，叹了一口气道：“河水北流，天下自此将大乱了。我还在这里做甚么？”

将些散碎银子收拾好了，拴束行李仍旧回家。入了浙江境，才打听得危素已还朝了，时知县也升任去了。因此放心回家，拜见母亲。看见母亲康健如常，心中欢喜。母亲又向他说秦老许多好处。他慌忙打开行李，取出一匹茧绸、一包耿饼，拿过去拜谢了秦老。秦老又备酒与他洗尘。自此，王冕依旧吟诗作画，奉养母亲。

又过了六年，母亲老病卧床。王冕百方延医调治，总不见效。一日母亲吩咐王冕道：“我眼见得不能济事了。但这几年来，人都在我耳边说，你的学问有了，该劝你出去做官。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况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为不美。我儿可听我的遗言：将来娶妻生子，守着我的坟墓，不要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闭。”王冕哭着应诺。他母亲淹淹一息归天去了。王冕辚辚哀号，哭得那邻舍之人，无不落泪。又亏秦老一力帮衬，制备衣衾棺槨。王冕负土成坟，三年苦块，不必细说。

到了服阕之后，不过一年有余，天下就大乱了。方国珍据了浙江，张士诚据了苏州，陈友谅据了湖广，都是些草窃的英雄。只有太祖皇帝，起兵滁阳，得了金陵，立为吴王，乃是王者之师。提兵破了方国珍，号令全浙，乡村镇市并无骚扰。

一日日中时分，王冕正从母亲坟上拜扫回来，只见十几骑马，竟投他村里来。为首一人，头戴武巾，身穿团花战袍，白净面皮，三绺髭须，真有龙凤之表！那人到门首下了马，向王冕施礼道：“动问一声，那里是王冕先生家？”王冕道：“小人王冕，这里便是寒舍。”那人喜道：“如此甚妙，特来晋谒。”吩咐从人都下了马屯在外边，把马都系在湖边柳树上。那人独和王冕携手进到屋里，分宾主施礼坐下。王冕道：“不敢拜问尊官尊姓大名？因甚降临这乡僻所在？”那人道：“我姓朱，先在江南起兵，号滁阳王，而今据有金陵，称为吴王的便是。因平方国珍到此，特来拜访先生。”王冕道：“乡民肉眼不识，原来就是王爷。但乡民一介愚人，怎敢劳王爷贵步？”吴王道：“孤是一个粗卤汉子，今得见先生儒者气像，不觉功利之见顿消。孤在江南，即慕大名。今来

拜访,要先生指示:浙人久反之后,何以能服其心?”王冕道:“大王是高明远见的,不消乡民多说。若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岂但浙江?若以兵力服人,浙人虽弱,恐亦义不受辱,不见方国珍么?”吴王叹息,点头称善。两人促膝谈到日暮。那些从者都带有干粮。王冕自到厨下烙了一斤面饼,炒了一盘韭菜,自捧出来陪着。吴王吃了,称谢教诲,上马去了。这日,秦老进城回来问及此事,王冕也不曾说就是吴王,只说是军中一个将官,向年在山东相识的,故此来看我一看。说着就罢了。

不数年间,吴王削平祸乱,定鼎应天,天下一统,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乡村人各各安居乐业。到了洪武四年,秦老又进城里,回来向王冕道:“危老爷已自问了罪发在和州去了。我带了一本邸抄来与你看。”王冕接过来看,才晓得危素归降之后,妄自尊大,在太祖面前,自称老臣。太祖大怒,发往和州守余阙墓去了。此一条之后,便是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王冕指与秦老看,道:“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说着,天色晚了下来。

此时正是初夏,天时乍热。秦老在打麦场上放下一张桌子,两人小饮。须臾东方月上,照耀得如同万顷玻璃一般。那些眠鸥宿鹭,阒然无声。王冕左手持杯,右手指着天上的星,向秦老道:“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话犹未了,忽然起一阵怪风刮的树木都飕飕的响,水面上的禽鸟,格格惊起了许多。王冕同秦老吓的将衣袖蒙了脸。少顷,风声略定。睁眼看时,只见天上纷纷有百十个小星,都坠向东南角上去了。王冕道:“天可怜见,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我们是不及见了!”当夜收拾家伙,各自歇息。

自此以后,时常有人传说:朝廷行文到浙江布政司,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初时不在意里,后来渐渐说的多了。王冕并不通知秦老,私自收拾,连夜逃往会稽山中。半年之后,朝廷果然遣一员官捧着诏书,带领许多人,将着彩缎表里来到秦老门首,见秦老八十多岁,须鬓皓然,手扶拄杖。那官与他施礼。秦老让到草堂坐下。那官问道:“王冕先生就在这庄上么?而今皇恩授他咨议参军之职,下官特地捧诏而来。”秦老道:“他虽是这里人,只是久矣不知去向了。”秦老献过了茶,领那官员走到王冕家。推开了门,见蟋蟀满室,蓬蒿满径,知是果然去得很久了。那官咨嗟叹息了一回,仍旧捧诏回旨去了。

王冕隐居在会稽山中,并不自言姓名。后来得病去世,山邻敛些钱财葬于会稽山下。是年秦老亦寿终于家。可笑近来文人学士,说着王冕,都称他